

全球化语境中的当代文艺学学科建设与创新

主编 傅修延



赖大仁◎著

当代文学及其文论

——何往与何为

全球化与现代化交织互动，经济转轨、社会转型、文化转向带来文艺开放性与多元化发展，当代文论何往与何为？既令人困惑也促人思考。

江西高校出版社



DANGDAI WENXUE JIQI WENLUN
HEWANG YU HEWEI

全球化语境中的当代文艺学科建设与创新 主编 傅修延



赖大仁 © 著  江西高校出版社

当代文学及其文论

——何往与何为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文学及其文化——何往与何为/赖大仁著. —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 2007.12

(全球化语境中的当代文艺学学科建设与创新/傅修延主编)

ISBN 978-7-81132-146-3

I. 当… II. 赖… III. 当代文学-文学研究-中国 IV. 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 第 194060 号

出版发行	江西高校出版社
社 址	江西省南昌市洪都北大道 96 号
邮政编码	330046
电 话	(0791)8529392, 8504319
网 址	www.juacp.com
印 刷	南昌市印刷五厂
照 排	南昌市印刷五厂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开 本	890mm × 1240mm 1/32
印 张	50.375
字 数	1230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1000 册
书 号	ISBN 978-7-81132-146-3
定 价	12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全球化时代的文学与文论:何往与何为	
——全球化时代文学与文论发展前景问题讨论述评	/1
全球化语境与文学研究的转向	
——近年来“文学研究转向”问题讨论述评	/25
当代文学理论批评的现代性问题	
——近年来文学理论现代性问题讨论述评	/41
文学精神价值重建的必要与可能	
——近十年文学精神价值重建问题讨论述评	/53
中国文论话语重建:在传统与现代之间	
——近十年来“古代文论现代转换”及相关问题讨论述评	/76
中国文论的“异质性”与“同构性”问题	/94
我们今天应该如何研究文学	
——关于米勒近期的“文学研究”观念	/109
文学“终结论”与“距离说”	
——兼谈当前文学的危机	/124
再谈当前文学的危机问题	
——兼答管怀国先生的质疑	/139
文学研究:终结还是再生	
——米勒文学研究“终结论”解读	/154



图像化扩张与“文学性”坚守	/171
文学批评理论研究:观念与方法	
——拉曼·塞尔登《文学批评理论》的意义	/180
文学理论批评化:趋势与问题	/189
当代文论中几个问题的反思	/196
当代文论:危机及其应对	/209
当代文学理论研究与教学:回归基本问题	/227
从文学理论教学看当代文论建设与创新	/241
当代文论创新建构中的几个问题	/248
关于当代文论建设与创新思考	/255
从人学基点看文艺精神价值取向	/261
当代文学研究:一种新视野	/269
当代文学批评形态重构:必要与可能	/277
关于文艺本质特性问题的思考	/290
20世纪中国文论的现代转型与发展	/306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当代文论发展	/322
唯物史观视野中的意识形态与文艺	/339
生态美学研究的价值立场问题	/352
大众文化批评的价值立场问题	/366
审美文化研究的价值立场问题	/372
关于90年代文学转型	/377
后记	/388





全球化时代的

文学与文论：何往与何为

——全球化时代文学与文论发展前景问题讨论述评·

一、全球化给当代文学及文学理论批评带来了什么？

一个幽灵——“全球化”的幽灵，在全世界游荡。它像一个无形的怪物，将触角延伸到几乎每一个领域和每一个角落，将人类社会一切事物都加以吸附、吞噬、排异或整合。

当今人们所谈论的“全球化”，包含多种不同意义，如政治全球化、经济全球化、科技全球化、信息全球化、文化全球化、法律全球化等等。其中对当今时代的文学和文化影响最大的主要有三个方面。

首先是经济全球化的影响。经济全球化，“是指随着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全球各国、各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和相互依存越来越密切，世界市场正在加速形成”^①。经济全球化直接影响和催动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进程，而市场经济的魔力又必然对当代文学和文化的发展产生巨大而又深刻的影响。这具体表现在：其一，市场经济大潮把文化与文学也卷入市场，并且资本也迅速进入文化市场，使文化与文学成为产业，成为市场经济的一部分。这在西方国家早已如此，早已被称为“文化工业”。尽管在我

① 金冲及：《经济全球化趋势下的中华文化走向》，《人民日报》2001年1月4日。



们的传统文化观念和文化形态中,这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事情,然而经济全球化以及市场经济浪潮的魔力,在不长的时间里便把这一切变成摆在我们面前的事实,而且我们都不能不接受这样的现实。其二,市场经济向文化领域的扩张渗透以及文化的产业化,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既有的文化体制,带来了一些具有革命性意义的变化。例如,在过去计划经济的年代,文化人差不多是由国家供养着的精神贵族,享有某种特殊地位,他们的文化创造活动,也差不多就是一种职务发明活动,文化人和文化产品都属于体制内的存在;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人可以是体制外的个体自由生产者,他们的文化创造活动,更多是为市场和消费者而生产,为自己的经济利润而生产,这种生产更多考虑的并不是体制化的需要,而是市场的需求和经济效益,这也是一个不小的变化。其三,更深刻的影响还在于,经济全球化的巨大压力,不断催动市场经济的改革发展进程,经济发展成为整个社会发展的首要前提,由此带来经济思维和经济价值观的普泛化。如今,可以说经济思维方式和经济价值观念已经成为整个社会主导性、支配性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它渗透到当今社会的一切领域,也渗透到文化和文学艺术领域,从而改变着人们传统的文化和文学艺术观念,尤其是价值观念。如今人们无论写书、出书、买书、读书,乃至以书评奖、评职称、评学科点和学科带头人等等,都无不与效益(一切都或直接或间接地最终转化为经济效益)挂钩,都无不使人感到有一只市场化的无形的手在暗中起支配性作用;一些作家毫不讳言他们对中产阶级目标的追求,文稿拍卖、稿酬竞价等市场化运作也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文学上的所谓“成功”,其含义恐怕不单指艺术成就,更多的还在于市场效益;在当今的文学研究中,传统的按“创作—作品—接受”流程而形成的研究范式,也悄然转换为“生产—流通—消费”的研究范式,审美走向消费是新时尚也是新观念,传统的文艺社会学和文艺审美学研究的正宗地位正让位于文艺经济学研究,并且



这些传统的文艺研究学科也正经历着文艺经济观念渗入后的自我嬗变和改造,如此等等。这些都无不与经济全球化及其市场经济浪潮的激荡相关。

其次是信息全球化的影响。20世纪人类科技的突飞猛进及其迅速传播,极大地改变着人们的生存方式、思维方式与思想观念。其中尤其是电子与信息传播技术的迅猛发展,使人类超时空的即时便捷联系与沟通成为可能,标志人类进入信息时代,电子与信息传播技术的进步本身既是“全球化”的标志之一(信息全球化),同时也是推动其他方面的全球化进程的必要条件。仅就电子科技全球化对文学的影响而言,我们可以看到,在近期并不太长的时间里,文学的存在形态已经或正在发生越来越大的变化。这具体表现在:其一,文学的存在方式在发生根本转向,即从语言形态向图像形态转向。在书写传抄乃至印刷技术领先的时代,文学作品的存在方式主要是语言文本的存在,文学被界定为“语言的艺术”;如今随着多媒体、激光照排、全息图像扫描、数码摄像与传输等现代电子信息传播科技的发展,各种图像艺术门类(如电视、电影、摄影、电脑绘画等)迅猛发展起来,并大面积占领文化消费市场空间,所以有人断言当今已经进入“图像时代”或叫“读图时代”。在此种现实面前,作为传统语言艺术的文学便遭遇严峻挑战:一方面是自身的生存空间在逐渐缩小;另一方面是文学不能不改变其存在方式,努力寻求与图像艺术如电视、电影、摄影等的联姻,甚至成为图像艺术的附庸。其二,文学的生产方式也随之发生变化,即由传统文学创作的主要依赖个体的独创性想象创造,转向更多依赖群体性(如制片人、出版商与各环节的创作者)的策划与合作,更多依赖技术性的制造、复制、包装和商业性的宣传、营销,这样便大大超越了个体生产的局限,更便于使文学生产与资本相结合,使其真正成为一种工业化(文化工业)生产。在这里,文学生产与科技、资本、市场紧密联为一体。其三,与此相联系,文学的



传播与接受方式的变化。如果说传统的文学形态决定了传统的语言媒介传播方式,也培养了读者的传统阅读接受方式,那么在当今的时代条件下,一方面由于社会变革带来的人们工作生活节奏加快和比较功利化的诉求,另一方面也由于图像本身的吸引,当今人们显然更依赖于直观式的图像接受,它便捷、自由、轻松、畅快,不像语言阅读接受那样费心吃力,那样需要更多主体精神的投入,因此,“读图”更成为当今主要的接受趋向。当然,这种传播与接受方式的变化,也就不知不觉地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容易形成被动接受、直观思维、平面思维的习惯。而受众的这种接受习惯、兴趣以及思维方式的转变,则又必然会加速上述文学生产的转向和整个文学形态的转型。其四,随着上述文学存在方式、文学生产与传播接受方式的变化,文学研究也必然发生转向。20世纪西方美学和文论曾发生过一次语言学转向,那时人们意识到文学是一种语言本体存在,因此主张从语言形式入手研究文学,形成了种种洋洋大观的语言论或形式主义的美学和文论形态。并且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在“语言学转向”的大旗下,语言学思考成为了所有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基本思维范式,而今日则被一种新的转向所取代,即“图像的转向”;图像的转向在西方是整个后现代转向的一部分,它不仅是当代文化的趋向,亦激发了新的文化研究路径,即视觉文化研究,^①后者正呈现出方兴未艾之势。这些变化,显然都与当今电子信息科技的全球性发展有关。

再次是文化全球化的影响。当今学界对“文化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所谓“文化全球化”不过是西方文化形态及其文化价值观念的全球性扩张,即西方文化的全球化;另一种则把“文化全球化”理解为全球各民族文化相互交流影响、和平共处的多元文化的共同体(如费孝通先生的看法)。我认为,当今

^① 周宪:《图像的转向》,《文艺报》2002年4月23日。



的文化全球化浪潮作为一个动态过程，应当说确实包含着全球各民族文化相互交流影响、多元互动的方面，但其中占主导性的方面则还是西方后现代文化形态的全球性扩张与渗透。对于我国当今的文化与文学来说，早已明显感受到西方后现代文化扩张进逼的压力，并在其渗透影响之下悄然发生着变化。虽然当今我国文化仍保持着主流文化、学术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基本格局以及彼此间的相应张力，但在许多方面显然可以看出西方文化扩张渗透的作用，我们的某些文化形态（尤其是大众文化）中已经具有某种明显的后现代性特征，比如消解性、颠覆性、技术性、复制性、世俗化、平面化、零散化、享乐化、商业化，等等。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化浪潮何以如此轻易地在我们这片“后发”的土地上登陆，并如此迅速地占领广大的文化空间呢？我想不外乎这样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后现代文化的反本质主义、去中心化、破除整体性、反宏大叙事等等。概言之，它的颠覆、解构的观念，在异质同构的意义上，暗合了我们的文化启蒙、反思、批判的内在诉求，因而为知识界所接受和张扬。从中国近现代的启蒙思潮到新时期的所谓新启蒙来看，其主要取向实际上都在于颠覆长期占统治地位、具有深厚根基的旧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以开拓文明进化的前行之路，而这种颠覆又主要是借助传统理性主义的理论反思与批判来进行的，然而其成效实际上非常有限。后现代文化建立在非理性化和世俗主义基础上的颠覆性和解构性，看来比理性主义的理论反思与批判所形成的颠覆性和消解力，显然更大、更有效，这使知识界突然省悟到后现代文化的独特作用和价值，因而在不少文化精英那里，积极引入后现代文化并大力宣扬。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他们放弃了原先的启蒙主义立场，而可以理解为是由原先的启蒙主义批判立场转换而来的另一种策略。因此，90年代以来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在中国大地风云激荡，一方面固然有西方后现代文化全球性扩张的原因，但另一方面也与我国知识界、文化界基于颠覆解构的内在



冲动而主动迎合和积极鼓吹不无关系。

二是后现代文化的平民化、世俗化、娱乐化、游戏化、消闲性和消费性的特点及其趣味,也恰好适合当今消费社会大众的文化趣味和消费需求。按有的学者的看法,“消费社会是指后工业化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消费成为社会生活的生产的主导动力和目标。确实,在消费社会里,经济价值与生产都具有了文化的含义。传统社会的生产只是艰难地满足生存的必需,而消费社会显然把生活 and 生产都定位在超出生存必需的范围”。^①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显然还不能说进入了后工业社会,但从人们(主要指城市)的物质、文化消费观念与趣味来看,却可以说超前进入了消费社会。而消费社会本身就具有后现代特性,在文化消费方面尤其如此,这就使具有后现代特性的大众消费文化获得了极广阔的市场和生长空间。既然如此,那么它就会对资本形成巨大的吸引力,资本的进入以及与电子信息技术的结合,形成文化工业大潮,从而促使后现代性消费文化蓬勃生长,极大地改变着当今的文化格局和文化生态。这股文化潮流其势汹涌,既衰倒了传统文学的“象牙塔”,也消解了当代文学的“先锋潮”,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消费社会兴起的时代难以再有文学上的先锋派,消费时尚前卫已经取代了先锋派,那些消费性的符号、行为和所有的象征之物,以其新奇怪异的形式独具魅力,而处于潮流的前列,它们引领了生活变化的趋势,遥指着未来的方向。它们迅速被复制,随后消失,而另一轮的流行潜伏于其中。”^②这股潮流即使不说是目前席卷全球的后现代主义文化大潮的一部分,也至少是受其影响,暗合于它的发展趋向的。

① 陈晓明:《挪用、反抗与重构——当代文学与消费社会的审美关联》,《文艺研究》2002年第3期。

② 陈晓明:《挪用、反抗与重构——当代文学与消费社会的审美关联》,《文艺研究》2002年第3期。



二、全球化时代文学与文学理论批评之命运

全球化时代的到来,究竟会对文学和文学研究发生什么影响,其前景如何?这是近年来文学界讨论的热门话题之一。这个问题在西方早就被提出来了。最早大概可以追溯到瓦尔特·本雅明,他常被人引用的文章是《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其中论述到新的技术、新的生产和消费方式,创造出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因而会对文学产生根本的影响;到了解构主义理论家那里,则变成了一个空前尖锐的问题:全球化时代文学和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比如解构主义理大师家雅克·德里达在《明信片》一书中预言:在特定的电信技术王国中,“整个的所谓文学的时代(即使不是全部)将不复存在”。他甚至断言:“电信时代”的变化不仅仅是改变、而且会确定无疑地导致文学、哲学、精神分析学,甚至情书的终结。美国解构主义文论家 J. 希利斯·米勒显然也认同德里达的“文学终结”论,他说:“事实上,如果德里达是对的(而且我相信他是对的),那么,新的电信时代正在通过改变文学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concomitans)而把它引向终结。”文学的命运尚且如此,“那么,文学研究又会怎样呢?它还会继续存在吗?文学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再也不会出现这样一个时代——为了文学自身的目的,撇开理论的或者政治方面的思考而单纯去研究文学。那样做不合时宜”^①。

将这一话题引入中国的正是美国解构批评理论家 J. 希利斯·米勒。早在 1997 年,我国文论界正热烈讨论如何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时候,米勒即在《文学评论》1997 年第 4 期发表了《全球化对文学研究的影响》(王逢振编译)一文论述全球化对文学和文学研究的影响,但这个问题在当时似乎并未引起多大的关注(当时

^① 希利斯·米勒:《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文学评论》2001 年第 1 期。



热点不在于此)。时隔三年之后,即2000年夏天,在北京举行的“文学理论的未来:中国与世界”国际研讨会上,米勒在会上作了发言,他的观点反映在《文学评论》2000年第6期王宁写的会议综述中;然后,《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发表了米勒的长篇论文《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这一次也许由于语境不同了,米勒的观点引起了中国学界的关注,并引发了讨论。2001年8月在清华大学举行中美比较文学双边讨论会,米勒再次应邀来华与会,并作了《论文学的权威性》的发言。^①这一时期《文艺报》、《文学评论》相继发表一些中国学者与米勒商榷讨论的文章,形成了近年来中国文学和文论界的又一热点话题。

米勒在《全球化对文学研究的影响》一文中,具体分析了全球化过程的几个特征,如新的快速旅行和运输方式;经济全球化;新的交流技术的迅速发展,使文化交流从书籍时代转到了电子时代。由此而带来社会组织或各种新的社会群体(包括大学群体)、新的电子群体或电脑空间群体的发展,带来文学研究和人文学科研究的激烈变化。比如,在新的全球化的文化中,文学在旧式意义上的作用将越来越小,越来越多的人正花越来越多的时间看电视或看电影,再转向电脑、网络等,很少关注书本的文学作品;其次,新的电子设备在文学研究内部引起了变革,电脑上写作、修改、阅读、查阅和获取资料、处理资料等新的交流技术对文学研究带来重要影响;第三,全球化带来旧的独立的民族文学研究正在逐渐被多语言的比较文学或全世界英语文学的研究所取代;第四,所谓文化研究迅速兴起,据说这是对已在解构主义里死去的形式主义批评的反应中,出现的一种对外在批评的回摆,对一种新的意欲使文学研究政治化和重新历史化的回摆,以便使这种研究具有社会作用。^②

① 会议综述和米勒、钱中文等人文章见《文艺报》2001年8月28日。

② 希利斯·米勒:《全球化对文学研究的影响》,《文学评论》1997年第4期。



在这种新的形势之下,文学研究虽仍有一定的价值,但已面临极大挑战。在《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一文中,米勒引述了德里达《明信片》中关于电信技术王国中所谓文学的时代将不复存在的观点,并对这一观点进行了具体阐释——新的电信时代正在通过改变文学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而把它引向终结。《明信片》中表述的一个主要观点就是:新的电信时代的重要特点就是打破过去在印刷文化时代占据统治地位的内心与外部世界之间的二分化。明信片代表而且预示着新的电信时代的公开性和开放性,打破了个人的空间,拓宽了人们的感知视野。可以作为个体性表达的文学、哲学、精神分析和情书都将会终结。电子通信在形成和强化意识形态方面有很大作用,甚至形成跨国意识形态,比印刷物质更能控制整个世界。米勒最后的结论是:“文学研究的时代过去了。再也不会出现这样一个时代——为了文学自身的目的,撇开理论的或者政治方面的思考而单纯去研究文学。那样做不合时宜。我非常怀疑文学研究是否还会逢时,或者还会有繁荣的时期。”他引黑格尔“艺术属于过去”的箴言后补充说:“艺术和文学从来就是生不逢时的。就文学和文学研究而言,我们永远都耽在中间,不是太早就是太晚,没有合乎时宜的时候。”^①尽管米勒一生都从事文学研究,并表示仍不打算放弃文学研究,但他对文学和文学研究发展的前景显然是比较悲观的。

由德里达、米勒等人的论断,不由得让人们联想到差不多两个世纪前黑格尔老人的预言。黑格尔在其美学巨著中,一方面按其艺术理念,描述了人类艺术发展由象征主义—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的运行轨迹,并预言:“到了喜剧的发展成熟阶段,我们现在也就达到了美学这门学科研究的终结。……到了这个顶峰,喜剧就

^① 希利斯·米勒:《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



马上导致一般艺术的解体。”^①艺术解体后则被宗教和哲学所取代。另一方面,黑格尔也似乎看到了资本主义发展与文学艺术发展的敌对性质,指出:“我们现时代的一般情况是不利于艺术的。”^②后来马克思更深刻地论述了资本主义生产内在的矛盾性,明确提出了“资本主义生产就同某些精神生产部门如艺术和诗歌相敌对”的论断。到了20世纪,随着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乃至逐步进入后工业社会,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中的一些理论家则更现实地看到了资本主义的文化工业或是大众文化对文学艺术所形成的冲击挤压,以至阿多尔诺无奈地感叹:“艺术可能已进入它的没落时代,就像黑格尔在一百五十年前估计的那样”^③。沿此演进,到当今的电信时代或全球化与后现代主义文化时代,德里达、米勒等人提出“文学终结”论,虽不免让人猛然一惊,但从理论逻辑上可以说其来有自,毫不奇怪。

从德里达和米勒等人的论述来看,全球化时代对文学发展形成的挑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是电信传媒技术的普遍运用,正改变文学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即媒介传播的公开性和开放性,打破了个人的空间,改变了文学表达和接受的个人性以及某种隐秘性,从而将文学引向终结,关于这一点,上面引述德里达和米勒所论已表述得十分清楚;其二是当今时代文化与文学的图像化转向所带的文学的危机。当今社会文化正发生的“图像化转向”,就是传统的以语言为中心的文化,转向以图像为中心的文化,这使得以语言为介质依托的文学日益边缘化,图像的文化霸权地位已成为无可辩驳的事实。图像成为人们感知世界的主要方式,文学被迫淡出,而且出现生存危机。这是当今世界的普遍性现象,中国

① 黑格尔:《美学》第3卷下册第334页,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② 黑格尔:《美学》第1卷第14页,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③ 转引自《西方文论史》第549页,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也不例外。这种“图像化”转向与文学边缘化的原因，一是电子媒介技术直接从技术层面促成从纸媒介到电子媒介、从印刷文化向电子文化的文化转型。二是后现代文化思潮在人文观念上与技术机制形成合力，促成图像的霸权与文学的衰微，后现代消解理性、意义与深度，反对宏伟叙事和元叙事；后现代的感受方式是图像性的。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读”是一种抽象的理性思维活动，追求意义的深度模式，寻求符号（能指）下面的意义（所指）；而“看”却是一种直观的感性活动，它追求视觉的冲击而非隐含的意义。三是当代文化的商业化操作模式，也使一向以清高自居的纯文学显得不合时宜。正如法国社会学家波德里亚所说：“商品的逻辑得到了普及，如今不仅支配着劳动进程和物质产品，而且支配着整个文化、性欲、人际关系，以至个体的幻象和冲动。”“消费并不是普罗米修斯式的，而是享乐主义的、倒退的”，“再也没有先验性、再也没有合目的性、再也没有目标：标志着这个社会特点的，是‘思考’的缺席，对自身视角的缺席”^①。在消费社会，除消费自身外，再也没有其他的神话。在实用、功利成为主导价值尺度的氛围中，执著于“关于存在的诗性沉思”的文学的边缘化定位在所难免。有人断言，在这个图像充斥、信息横流的时代，已经没有什么永久的东西。^② 其三是由于这种文化存在形态的变化以及大众文化的兴起，带来了传统文学研究向文化研究的转向，这在文学理论批评观念上形成了一种严峻挑战。

文学或文化的转向以及文学与文学理论批评的命运问题，对于中国学界来说，这毕竟是一个全新的理论话题，是一个迟早需要面对的现实。因此，西方学者提出的“文学终结”论，一方面引起了中国学者的质疑与商榷，另一方面也引发了学术界对于当今时

① 转引自于文秀：《图像的霸权与文学的危机》，《文艺报》2001年10月16日。

② 于文秀：《图像的霸权与文学的危机》，《文艺报》2001年10月16日。



代文学与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前景的理论反思。

三、对“终结论”的质疑及其引发的理论反思

在2000年夏天北京召开的研讨会上,米勒发言提出如前所述关于“文学与文学研究时代已经过去”的命题,有不少中外学者在讨论中不赞成这种悲观论,王宁关于此次会议综述中有这样一段话进行概括:“与会的不少中外学者都认为,只要有人类存在,对文学的阅读和欣赏就永远不会完结,而作为一种以文学现象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文学理论,则无论就其自身的学科意义而言,还是对批评实践,都有着不可取代的存在理由和意义,因此过早地宣布‘文学理论已经死亡’至少是短视的和不负责任的。但在当今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文学理论的作用显然不可能像过去那样具有巨大的启蒙和指导作用,它将和文化研究共存,而不会被后者所吞没。只是文学研究的领域已得到了拓展和扩大,不少文化研究的课题也进入了文学理论家的视野,因此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并非一定要形成对立的局面。”^①

首先,对“文学终结”论的质疑与商榷。

针对米勒等人关于在电信技术王国中,文学和文学批评、文学研究将随之消亡的预言,童庆炳等人提出了质疑,并表述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全球化”本来是一个很可疑的词,它的含义人言言殊,并非“全球化”什么都好,事实上当今全球化与反全球化是同时并存。米勒的预言和担忧虽然对我们有启发,能引起我们思考,但对他的极端化预言却难以苟同。因为文学和文学批评存在的理由在于人类情感表现的需要,而不在于媒体的变化。文学是不断变化的,但变化的根据主要在于人类情感生活是随时代变化而变化的,而不决定于媒体的变化。人类文化曾有过三次大变化:口头

^① 王宁:《走向东西方对话和开放建构的文学理论——“文学理论的未来:中国与世界”国际研讨会综述》,《文学评论》2000年第6期。